



报告文学卷

BAOGAOWENXUEJUAN



新中国

60年

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XINZHONGGUO60NIANLIAONINGWENXUEJINGPINDAXI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

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对辽宁文学而言，

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

这一方土地变革生活的氣息。當代生活一直爆烈。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全国优秀出版社

创作中 老一代作家老树新花 以饱经沧桑的



报告文学卷

BAOGAOWENXUEJUAN



新中国

60年

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XINZHONGGUO60NIANLIAONINGWENXUEJINGPINDAXI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中国 60 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报告文学卷 /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05-06715-1

I. ①新… II. ①辽…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辽宁省 — 当代 ②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8.31 ②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440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 张: 26

插 页: 1

字 数: 362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王绍斌

书 号: ISBN 978-7-205-06715-1

定 价: 568.00 元 (全九卷)

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六十年为一甲子。甲子之年回顾辽宁文学走过的历程，总结六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成就，别有意义。

辽宁地灵人杰，历史悠久。在辽宁这片面对大海的黑土地上，不仅有着旷远的开发、征战和现代大工业建设，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仅从现代文学史看，当年影响卓著的东北作家群，其重要成员大多是从这里起步跋涉，走向全国与世界的。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东北解放的进程，一批从延安来的优秀文艺家，又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

对辽宁文学流脉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辽宁当代文学的起点。六十年来辽宁文学的创作实绩，无论是从现代文学一路走来的出身于东北作家群、出身于延安的老一代作家，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投身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淌着辽宁文学的传统血脉，关注现实，文风雄浑、质朴，散发着鲜明、浓郁的关东风情，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特色鲜明的风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数量丰硕的时期出现在新时期三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新时期三十年的辽宁文学创作中，老一代作家老树新花，以饱经沧桑的大笔书写黑土地的沧桑流变；年轻一代作家既吸收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在深度关注现实的同时，也积极借鉴国内外现代创作手法，在文体的多样性上多有尝试。但不论是文坛耆宿，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是黑土地给自己儿女的无私馈赠。

六十年回首，辽宁作家的创作在总体上呈现出的最鲜明的特色是对东北作家群和延安革命文学的宝贵传统的继承。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充实。这一点在辽宁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面向时代的自觉，使读者从辽宁作家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和这一方土地变革生活的气息。当代生活一直是辽宁作家关注的中心。敏于感应时代，勇于揭示社会生活

的深层面，表现人的心灵悸动，是辽宁文学六十年来主色调和基本特质，成为表现时代、鼓舞人民的瑰丽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精心编选了这套文学大系作为向新中国六十华诞的献礼之作，同时也是对我省六十年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梳理。大系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新诗、诗词、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翻译文学九卷，力图全方位地展示辽宁文学六十年来辉煌成就。

以每卷四十万字左右的有限篇幅来描绘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易事。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求体现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现实标准和文学史标准的统一，兼顾作者的代表性，尤其注重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入选大系的作品为作者在辽宁工作生活期间的创作成果。为体现作者的代表性，如无特殊原因，同一作者在同一卷的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一篇；同一作者在全书系中的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三篇（部）。大系各卷所选入的一千两百余位作家的近三千篇（部）作品，总体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辽宁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标示了全国文学的思潮流变和不平凡的发展。从收入作品的数量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作品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新时期三十年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喷薄期，广大作家解放思想、摆脱旧有创作思想的束缚，创作出一大批富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间对文学作品的自然淘汰功能。

长篇小说由于篇幅所限，本次只能以存目的方式收入。近年我省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长篇居多，本书只能以节选的方式选入。翻译文学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些优秀作家在不同创作领域均有建树，为尽量让更多作家有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他们在某些门类的优秀作品可能没有尽数收入，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选者水平所限，六十年中的优秀作家、作品难免有所遗漏。好在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是不会被时间湮没的，大浪淘沙，他们的作品仍会珠光闪耀，在文学的百花园里为当代乃至后来的读者所关注。

辽宁作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辛勤耕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展望未来，辽宁作家一定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记录人民的心声，成为辽宁时代发展的有力见证。

2009年10月

目录

前 言	(001)
-----------	-------

火车女司机 (节选)	张 琳 (001)
老孟泰的故事 (节选)	于 敏 (012)
永生的战士 (节选)	陈广生 波 阳 (031)
正气歌 (节选)	张书绅 (048)
历史之章	金 河 (068)
侨乡步兵师 (节选)	中 夙 (079)
沉没的陆地	刘志清 (100)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两周年祭 (节选)

黄河悲歌 (节选)	刘元举 (109)
球迷现象 (节选)	荒 原 (127)
瘦虎雄风 (节选)	杜守林 (146)
人鬼之战 (节选)	李宏林 (153)
鹤唳之声	边玲玲 (175)
最后十九小时 (节选)	胡世宗 (193)
中国铁路风云录 (节选)	田永元 (213)
中国机器人之父	徐光荣 (221)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新松

跋涉者——萧军传 (节选)	张毓茂 (235)
毛岸英 (节选)	杨大群 (250)
万名罪犯大转移 (节选)	李占恒 (261)
尹湛纳希 (节选)	萨仁图娅 (279)
鞍钢神话 (节选)	中 夙 (288)

目录

红色音乐家——劫夫（节选）	霍长和（308）
中国制造：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卢柯（节选）	李 黎（326）
飞天骄子——杨利伟（节选）	周建新（332）
中国军花在非洲	吕永岩（344）
——中国在刚果（金）首批十三位维和女军人的传奇（节选）	
飞蛾扑火 丁玲不死	赵郁秀（361）
沿着生命行走	李志敏（368）
——我从楼兰跑到鼓浪屿（节选）	
枪杆子：1949（节选）	张正隆（384）
编后记	（405）

火车女司机 (节选)

张 琳

张琳（1927—），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祖籍山东蓬莱。194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曾任大连市文联《旅大文艺》编辑、副主编，大连市作协副主席，《海燕》月刊主编。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革”中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返文学界，任专业作家，1989年离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男人打铁 女人炼钢

男人种稻 女人插秧

男人当兵 女人打仗

男人怎样 女人怎样

——《男女平等歌》

田桂英

大连中长铁路机务段在火车站东头，是专管火车出入和修理的地方。凡是往外地开的火车，全由这儿生好了火，烧好了汽儿，然后咕咚咕咚开进站去，装客或载货。冷眼一瞧，气派还真不小。旋盘厂、电火厂、锅炉厂、对车厂、煤台、车库……沿着七八十来道铁轨两旁摆列着。装煤的吊斗在半悬空中来回地转摇，火车头不闲地拉着汽笛进进出出。

全机务段有一千来号员工，女同志占了十分之一。每一个厂子里都有几个女工，她们跟男人一样地干活，如果不是头发披到脖子根上，你真分不出男女来。

这旋盘厂里有一个女职员叫田桂英，今年整二十。长方脸，高鼻梁，又黑又长的眉毛底下闪着一对晶亮的大眼睛，嫩红的脸上长着星星点点的雀斑。个子就是站在男人群里也显不出矮来，看上去挺秀气的。

提起她当这份“职员”来，真叫她哭笑不得。她原是工人出身，从小就跟着爹爹，不论冬夏，不管风雨，到海头去打蛎子、捞海菜、捉螃蟹，凭两手养活家，就连她到学校念书的时候，也没断过——头晌上学，下晌赶海。十四岁，她念到四年级时下了学，到工厂去做工。起头是在“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包烟卷儿，工头欺侮她小，每回开饷都揩油。她跟他争吵了几次，就给下了工。第二回又到“森永制果”去包糖。有一次日本陆军军需部什么长来工厂检查卫生，硬说她身上“气大奈”（日语，脏的意思），把厂长好一顿撻，厂长又把工头好一顿斥，决定不要田桂英。临了还扣了半个月的工钱，算是给其他工人一个“眼色”。打这以后，她又到《大连日日新闻》去当拆版的女工。整天价黑手油脚，挨骂受气地熬到“八二二”——苏军解放了旅大。

解放第二年，她到了机务段，人事科长给她分到工人食堂去当卖票的职员。那时她的脑瓜还没开窍，心想：这个活儿倒不错啊，又干净，挣钱还不少。可是没等干到一年，她变了。每当上完夜校回家的时候，她就想

起副段长讲的政治课：“妇女要解放只有参加社会劳动！”再一寻思自己是一个有三年工龄的女工，闷在食堂里多咱是个头呢？偏巧，这时机务段长换了个苏联同志来，他时常给妇女们讲苏联妇女参加重工业的事情。后来当真就实行起来，所有的厂子都有了女工。

田桂英心动了，她到副段长那里去要求调换工作：下现场、学技术。副段长像逗笑地说：“下现场可不比在食堂卖票轻快，再说下现场学徒又少挣钱，就不能有富余钱养家了。”

田桂英说：“钱不钱的没大关系，现在俺家就俺妈自己不干活，俺爹蛮养活得了，再说我也不能一辈子光学徒啊！”

副段长还是不答应。田桂英急了，撅嘴说：“你天天给我们讲的：‘要解放就得参加社会劳动。’怎么人家想参加你倒不lets了！”

说得副段长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说：“好，我跟人事科长商议商议，等找到替你的人，就叫你去。”

果然，一个月后她欢欢喜喜地到了旋盘厂。她想：“这回可好了！”谁知刚学了不几天徒，又给她调任写票的职务。当时，她的思想苦闷透了，整天价找副段长“诉苦”。副段长安慰她说：“这事没有法子啊，你们厂子数着你文化高，字笔能拿得起来，你就先担任几天吧！再说，‘参加’也不用那么着急呀！工作不能太由性了！”

田桂英一想可也对，要是谁想干啥就干啥，那不成了“无政府”了么！于是忍了忍心，点头笑道：“可是不能叫俺干一辈子呀！”

副段长笑着说：“你放心就是了！”

谁想，一干干了三个月还没有动静。田桂英虽是个服从领导的好同志，心里却免不了时常活动。一有闲空，就跑到机器旁边问长问短，打听技术，心想：“多咱我能当一个旋盘工就好了。”

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她到苏联段长家去玩儿，段长夫人雷索娃拿一张像片给她，她一看，上面有一辆火车头，旁边站着一个苏联妇女。雷索娃说这是她的朋友，火车司机。田桂英听了当时心里并没觉得怎的。回家过火车道的时候，望着一条长龙似的火车，刮风捎雨地跑过去，车厢里

装满了货物。她心里一动：咱中国妇女不能开车么？几时我能当个司机就美了。……又一寻思：田桂英呀！你太好高骛远了，旋盘工都没当上，又想当司机……想着想着，碰在一棵树上，差点绊倒，不觉笑了出来。

车 上

田桂英有生以来第一次上火车头，两手把着车梯扶手，瞅着车站上来来往往上火车的人，心里一阵兴奋，想道：“这么多的生命财产都交给火车头上的人了，这责任有多么伟大呀！自己有那么一天掌握了开车的技术，那才真不愧妇女解放了……”想着想着，忽然“呜儿——”尖锐的汽笛猛叫了一声，吓得田桂英不由得“呀”的一声喊出来。

碰巧这车上的司炉，就是那个刚从新解放区来的老高。他在一旁，把鼻子一哼，嘀咕着：“怕拉笛，这碗饭可吃不！”

田桂英听了以为他闹着玩儿，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有放声。

老高说：“烧火吧。”

田桂英说“好”，就拿起铁锹，撮了一下子煤，刚待往炉里填，一看炉门关的，就问：“炉门怎么开呀？”

老高说：“怎么开，拿脚开呗。”

田桂英一听拿脚开就奇怪了，火车走的一呼隆，又不好意思再问，就拿眼满处找。看看炉门旁，溜平溜平，不像有什么机关，心想：拿脚开，那我试试！就用脚向炉门乱“扑拉”，谁知那炉门连动也不动。老高一旁嘻嘻嘻嘻地笑起来。田桂英急得低头一瞧，原来在脚下有一个脚踏子，用脚轻轻一踩，炉门呼的一声开开了。熊熊的火苗直往上蹿，烤得脸有些痛。她心里大喜，嗖的一铁锹填进去了。老高笑了个半截，心头觉得不大痛快。

火车跑得越发快了。田桂英觉得脚底下像谁在放机关枪似的，咯达咯达直响。她心里也跳得厉害。她使劲儿撮了一锹煤填向炉里，忽然觉得脚底下一活，身子一下斜歪倒在地上，一锹煤也撒个满地。原来盛煤车和机关车是两截并起来的，往炉里填煤非踏两下不行。过道叉的时候，一个向

左一个向右，田桂英乍上车不知道。

老高见这情景，又嚷起来：“拿碱水点豆腐不行啊！这要是摔下去，谁包得了？”

田桂英心里真有些生气，可是一想：自己是来学徒的，下回注意点就是了。

车跑到石河，往回来的时候，老高叫田桂英下去浇油。田桂英提着油壶立在比自己还高的车轮旁问道：“怎么浇？”

老高说：“这太容易，看原来有油的地方，你尽管往里倒就行了。”

田桂英恐怕浇错，一边浇着一边问：“是这儿吗？”

老高随嘴答应道：“对，对！这个容易。”

火车一站一站开去，下午五点，机车回到机务段，接班的把老高叫到车轮跟前说：“你看，你这油是怎么浇的？”

老高一看，从车轮缝里窜出一片铜沫子，不用说，车轮摩擦了，便大声说道：“先慢找我，这是‘女司机’干的活！”说着便带斥地把田桂英找来。田桂英说：“我不知道呀！你告诉我怎么浇，我就怎么浇的。”

老高说：“我告诉你这样浇？你打听打听，浇成这样子，这碗饭还吃得成啊！”

田桂英这才知道他成心找别扭，气得差点儿哭出来，憋憋屈屈地走回宿舍。

拉开门，只见王宝鸿她们五个人，噘着个嘴，面带生气的样子，就问道：“怎么啦？”

小程指着王宝鸿说：“你问她吧！”

于是王宝鸿诉苦似的说给田桂英听。

今天，王宝鸿跟班跑石河，车上的火夫正巧是王小牛。这小伙子生得瘦瘦的，平常总爱开个玩笑啥的。一上车，他跟王宝鸿说：“咱俩分分工好不好？”

王宝鸿说：“怎么分？”

小牛说：“我烧前半截，你烧后半截。”

王宝鸿一想这也不错，就答应说：“好！”

原来小牛憋了个心眼儿，要花招儿捣鬼——从金州到二十里台有一个大坡呢。

果然，头半截——大连到大房身，小牛很顺利地烧过去。赶到王宝鸿烧金州以北这股节的时候，车走得慢了。起先她只当是司机故意慢走呢，后来司机催她说：“多加火，汽不够用的啦！”

王宝鸿抬头一望汽表，果然只剩十二压力汽儿了（普通是十四压力），就猛往炉里填煤，累得汗珠子湿透了衣服，然而汽儿还是不够，车越走越慢，到底停下了。

司机埋怨道：“火怎么烧的？”

小牛把炉门开开，指着炉里说：“都烧成‘王八’了，汽儿怎么会够！”

原来王宝鸿心中着急，填煤太多，煤还没有等着透就溶解在一起，变成一块块大疏松。

结果，这趟车误了一个钟头。

王宝鸿说完这番话，大家都愁得够呛。田桂英竟悄悄地哭了。

王宝鸿气呼呼地说：“走！告诉段长去！”

刚说完，碰巧苏联段长雷索夫拉门走进来。大家像见了亲人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起苦来。雷索夫像个慈祥的老爸爸，不放一声，尽管听她们讲说。最后他思索了一会儿，安慰了她们几句，说：“我想办法，不要泄气，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说完走出门去。

出名

打这以后，情况果然变了。她们平心静气，埋头学习，男工也开始耐心教授。

上了车，她们总是一面抢着干活，一面问这问那，恨不能一天把技术都学会了。别看毕桂英这个乡下来的黑丫头平常话少，到了车上就不是她

了。她一面填着煤，一面琢磨着炉口，她发现火床的左面总比右面黑，就问司炉道：“这是怎么回事？”

老司炉告诉她：那是因为你刚上车填煤，右手有劲，把煤都扔左边去了，煤一多自然发黑。老司炉把话讲完，心想：“这丫头还挺细心的啊！”想着，看她填煤和浇油的架门还真泼实，心里挺高兴，一路上就把自己的老经验都告诉她了。

下坡的时候，他指着闭死的气门说：“你看，那不气门关死啦，现在下坡，用不着汽儿，这叫‘惰力运转’。这工夫就不用填煤，够汽儿就行了。”

毕桂英一试，果然不错，这一气儿至少能省二十锹煤。可是毕桂英不知道哪是上坡、下坡，就嘱咐司炉说：“到上坡时候告诉我呀！”

老司炉笑着说：“那是自然！你这丫头真行，想的还真周全！”

一会儿，司炉说：“上坡了！”毕桂英便挑大块煤直往炉里填，眼睛盯着汽表的指针。

一大会儿，司炉说：“不要填了！”

毕桂英说：“到坡顶上了吧？”说着就擦了擦汗向窗外望望有什么记号，好记住。

老司炉说：“没有！现在离坡顶还有半公里。”

毕桂英说：“那为什么不填了呢？”

老司炉说：“再过半公里就是下坡了。现在的汽儿足够开到坡顶上的，再填不就浪费了么！”

毕桂英听了，心想：“开车真不简单，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车到三十里堡。因为往汽缸里装水要停二十分钟，趁这个机会，毕桂英下去清了炉，把一些煤灰都透到石槽里，然后再加新煤。二十分钟到了，车老是没开。毕桂英向司炉道：“都到点了，怎么还不开？”

司炉说：“你看看表，汽儿够不够？”

毕桂英一看可不是，才十二压力（需十四压力才能开）！——怎么回事呢？毕桂英刚待要问，司炉告诉她：“赶快整炉子吧！”

毕桂英这才拼命地把炉子调理了一番。三分钟以后，车才呜儿呜儿地

开出车站。

车开了，没等她问，司炉就跟她讲道：“刚才你不是清炉了么！刚一清炉，火自然不大旺，又加上灌进去那么老些凉水，汽儿上得就不够啦！明白了么？好丫头，下一回你别等到给水站就把炉清好就行了！”

毕桂英听了，心里越加小心：“敢情火车上的道理多着啦！”

就这样，火车咕咚咕咚跑了一天，毕桂英也没闲着学了一天，心里可真高兴！晚上，回宿舍忍不住把这些技术讲给她们五个人听。

大家听了说：“怪不得老毕今天开了话匣子啦！”说着大家都讲究起来。

王宝鸿说：“我今天差点儿又弄糟了。”

大家问：“怎么啦？”

王宝鸿说：“一上车，司机教我喊信号，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就是不好意思！”

戴淑贞说：“可不是，他们好几个男人直瞅着咱，还喊什么外国话。”

小程说：“你们真熊蛋包！看我喊：‘欧来！’”

王宝鸿说：“去你的吧，赶明儿在车上你就喊不出来啦！”

小程说：“后来呢？你喊了没有？”

王宝鸿说：“我一寻思，自己是来学徒的，这是工作，害什么臊，喊了一句，脸臊得发烧。”

田桂英说：“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学习。”

小程说：“我们今天跟班的那个司机可有意思啦，说笑话笑得我肚子都怪痛的。早起凉风飕飕的，他脱下棉袄偏叫我穿不可。对啦，组长！俺车上那个司炉就是跟你找别扭的那个老高。”

田桂英问：“他怎么样？”

小程说：“这一回他老实啦，他说，”小程学着老高的粗嗓道，“小丫头，好好学吧！给妇女们开个路儿，等我那个丫头长大了也叫她学开车。”

大伙被她说得忍不住笑了。

接着大伙都把自己今天的情况挑着有意思的说了一番，最后大家下决心说：“非干个样儿出来不可！”

小程还特意写了一张标语“大家努力，做出样子来！”贴在墙上。

这一天，田桂英跑班到石河。本来火车规定载重是一千八百吨，这趟车因为任务紧，载了二千五百吨货。司机长老刘怕她烧不好汽儿，张罗着换一下，田桂英犟着不换，说：“司机长那么瞧不起妇女呀！多七百吨，你就信服不着俺啦。”

司机长无法，只好依她。临上车悄声嘱咐司机说：“到上坡时看不行就‘分割’（分两次牵引的意思）吧！”

田桂英装听不见，只管猛往炉里填起煤来，心想：“不做个样儿你算不服！”

火车渐渐跑快了。田桂英仔细一琢磨，心里倒犯起难来了，她算了算：这趟车多拉了十五六个“栏邦子”（车厢），平常火车上二十里台的大坡都挺够呛，这回多载了七百吨能行么？这叫七百吨哪！要是这一鼻子露不上可就显眼了。想到这里，脸上汗珠都冒了出来，于是一路上加了十二分的小心，脑子里一个劲地琢磨：怎么能叫锅炉里总有足够的汽儿？她看见炉里有的地方发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她想起毕桂英上次讲的炉火发黑的事儿来了——发黑是煤多了，发白一定是煤少了，想罢就呼的一锹煤扬过去，火苗马上蹿起老高。这样，弄得炉里的火总是匀匀乎乎。每到清炉的时候，她总是仔仔细细，不让一块红炭落下来，保持住了炉里的火候。

下坡了，田桂英停止了填煤，想趁这机会从煤箱里往下扒拉点煤搁炉口，待会儿好烧。扒拉一会儿，她看煤里有大块儿煤，锃明瓦亮真希罕人，忽然心里一动：有了！我正愁上坡没办法，不会把大块儿挑出来搁着，等上坡的时候烧么！想着，心里一阵欢喜，不大会儿挑了一大堆。

车过了金州，开始上坡了。田桂英就尽挑这些大块煤往炉里扔。火苗子蹿得更高了，一开门还听见呼呼的声音。

司机想起司机长的话，对田桂英说：“分开拉吧！”

田桂英看看汽表，得意地问他：“你看汽表有多少汽儿？”

司机一看，十四度半，超超容容的。可是又一想她是刚上来的，又是

个女孩子，就说：“别看现在，到中间上不去就晚了。”

田桂英咬着牙说：“走吧，我好好烧着就有了。”

司机无法，心想：“走就走吧，不到黄河心不死，给她点厉害就知道了。”

谁知十分钟之后，火车安然无事地开到了二十里台，连半分钟都没差。司机心里一动，不由得说：“想不到你这丫头真有大本领！”

田桂英没放声，抿着嘴笑了，笑得司机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有一次，王宝鸿跟班跑旅顺。车出库，到北口线上，司机想把脏气放一放，一拉放气阀，谁知关不死了。雪白的水蒸气像爆炸了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刺。王宝鸿学过，知道这是手柄轴上出了毛病，光提上去下不来了。这样下去汽儿一跑完，就得赶快落火，要不，锅炉就得烧崩了。这怎么办？——落了火，今天这个车就甭打算开啦！多大的事故呀！再一看水柱，锅炉里的水只剩不高一块了。司机急得直跳，眼瞅着宝贵的汽儿刺刺的直冒，遮住半块天，连隔壁的铁路和房子都看不见了。她忽然想起李副段长讲课的时候说过，放汽儿的地方像一个螺丝，往下一拧就堵死了。可是一看这么大的汽儿，光刺就能给你刺出二里地去。——这怎么办？司炉没有办法，说：“落火吧！”正在这个时候，王宝鸿想起了“做个样看看！”这句话来，就一狠心说：“慢点！”抓起管扳子就跳下车去。司机一把没抓住她，急得也跳下去，直喊：“使不得，使不得！”

王宝鸿好像没有听见，贴着车罐过去，照着放汽阀那儿就扳。但是汽儿冒得太大，一时却找不准地方，忽一阵汽儿来，把她刺了个“仰外登”。她不在乎，又爬起来找，这时司机过来，也帮她找，到底给她找到了。汽儿不冒了，只有一片刚刚冒出来的白汽儿，像雾一般的被风吹散。

司机擦着身上的汗说：“真危险哪！”一看王宝鸿的双手叫汽儿刺得一片燎泡，就叫她回去休息。她怎么也不回去，说：“不要紧，我能坚持，我要回去这趟车不就误点了么！”

司机看她这样，也就不强逼她，赶忙开到大连火车站，到医务室叫来护士，给她包上了。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老司机嘴里没说，心里可直琢磨：“想不到这妇女还真‘卡刺’啊！”